



□ 陈立珍

母亲曾经是小学教师，记得小时候，我一直跟随她住在学校里，与她的学生一块上课、下课，一块读书、写字、玩游戏。夏天天气热时，母亲就把课堂搬到教室外的树荫下，带着学生们读课文。母亲领读，学生们跟读，我也学着一起读。树

童年的夏天

上的知了也跟着凑热闹，叫个不停。忽然吹来一阵暖风，将学生的书本吹得散落一地，学生们七手八脚地捡起书本，接着继续学习。到了中午，学生们各自回家午休，我却睡不着觉，便对着镜子梳自己的小辫儿，一遍又一遍，累得手和胳膊酸麻也不放手，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午休不得去沟坑水洼游泳。”这是夏天学校三令五申的事，下午上学，老师还要挨个检查，可偶尔也会有些调皮的男生明知故犯，于是免不了被老师一顿数落。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调换了工作，我也换了学校。到了夏天，去上学时，同学们都用空瓶子装上放凉的白开水带到学校去，教室窗台上摆满了各种形状的玻璃瓶子，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如果有谁忘记带水，就去老师家的水缸里舀凉水喝。那时候学校里还没有装自来水管，吃水都得去很远的地方挑或用水车拉。一次我又去老师家舀水喝，老师开玩笑地说：“长大了，记着给我挑水哟。”

我们的教室窗外就是大街，一到

夏天，卖冰棍儿的就扯着嗓子在窗前叫卖，把大家的馋虫都勾起来。于是回家跟家长要钱买冰棍儿，可家长却说冰棍儿是凉水做的，吃了会闹肚子。既然家长都这么说，那就一定没有错。所以任凭小贩怎么吆喝，我也不为所动。喝着母亲熬的绿豆汤，吃着她亲手做的凉粉，夏天也在一点点慢慢过去。

我和姐姐都很喜欢夏天，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穿上母亲做的漂亮的连衣裙去上学。母亲的手很巧，用布头也能缝制出非常漂亮的连衣裙：上面的半袖是水洗粉儿的确良泡泡袖，领口带花边，下面裙摆是草绿色的荷叶花。我和姐姐穿上同款的连衣裙走进学校，惹来女同学们无数羡慕的目光，那感觉别提多美了。

童年的夏天趣事还有很多，跟小伙伴们去捉虫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家属院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着几只鸡，因为鸡蛋是宝贝，省着给老人和小孩吃。为了让母鸡多下蛋，夏天大人们去河里捞水草，小孩儿就去地里捉虫子。下午放学后赶紧写完作业，接近黄昏，小伙伴们就相约去庄

稼地里捉老鸹虫。每个小孩带一个玻璃瓶子。地里的庄稼上、地边的草棵上、灌木丛的枝条上，都有一串串的老鸹虫，硬壳闪亮亮的，有黑色的、黑褐色的、金黄色的、绛红色的，大人们说它是害虫，却是鸡向往的美食。孩子们对捉虫的兴趣很浓厚，即使后来单位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到夏天的晚上，大人孩子聚在单位大院里看电视，小孩子还是会带着玻璃瓶，一旦看见灯下的虫子就抢着捉。

小时候，一放暑假，妈妈就会把我送回姥姥家，舅舅会带我去逮知了。用水和一点白面，粘在长竹竿上，慢慢将竹竿靠近树上的知了，我站在树下仰着头看。舅舅的技术时好时坏，有时我的脖子都酸了，他也没捉到一个知了。夏日晚饭吃得都很晚，我帮着姥姥把小院打扫干净，放上小饭桌，等着舅舅们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我便跟姥姥坐在院子里数星星。晚上的凉风驱散了一天的燥热，我倚着姥姥便睡着了。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熟悉的旋律

编者话：“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还记得小的时候你听过、唱过的那些动听的旋律吗？那时候，母亲轻轻哼唱它，哄你进入甜甜的梦乡；那时候，幼儿园的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一边一字一句地教你跟唱；那时候，你打着红脸蛋、涂着红嘴唇，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和小伙伴们站在舞台上放声歌唱……到后来，忽然有一天你就长大了，每天奔波在路上、埋头在家牍，脚步不再像孩提时那么轻快，心中的那些旋律也随着时光变得模糊不清。偶尔有一天匆匆行走在路上，听到别人的窗户里传出那曾经熟悉的旋律，你会放缓脚步，竖起耳朵，不由自主地跟着轻轻地哼唱，眉眼间现出会心的微笑，心底里的涟漪由此层层荡漾。再后来，你也成了父亲或母亲，这时候，好像施了魔法，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旋律会争先恐后地跑回你的心头，就像你从来没有把它们忘记一样。你会把它们在心底里一遍遍地重温，然后轻轻地唱给你的孩子听，看着怀里的他或她甜甜地睡去，轻微均匀的呼吸恰似与你的歌声一唱一和。那一刹那，你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听到妈妈在耳边哼唱。终于你懂得了，原来那些曾经陪伴自己长大的旋律并没有消失，只是镌刻在记忆里，并成为时代的烙印，伴随着爱与美好，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你来，你不去，叽里咕噜滚着去。”曾经陪伴我们的歌谣，在耳边渐行渐远，长大后才发现，姥姥家不唱大戏，我们也不用叽里咕噜滚着去。现在，姥姥口齿已不再那么清晰，很少听到她再念叨这些童谣了。一面盼望时间快一点，孩子快快长大；一面又希望时间能慢下来，对老人温柔以待。

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嘉轩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说到小时候最喜欢的歌，我的脑海中最先跳出来的旋律就是《童年》，歌如其名，里面承载的都是对我童年美好的回忆。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夏天，不光是家长可以允许多吃的雪糕，更是大院孩子每每到夏天拥有的无尽的乐趣。大池塘里抓鱼、找蝌蚪，院子里摘花、爬树，没有不干的。玩累了就在大草坪上四仰八叉地伴着青草味睡一会儿。大家一起唱的最多的就是《童年》。直到今天再想起这首歌，才发现里面更多的是怀念和对美好记忆的留恋。

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心怡

小时候反复听着《光阴的故事》盼望自己长大，长大后才明白光阴里也许留不下你期盼的故事……有的人曾坚定地认为一辈子不忘，然而时间久了，能记住的只是和那个人有关的几件事。时间再久，事情的细节也慢慢模糊，只剩下那些事带给你的感觉，或喜或悲……三十年前的少年，不理解为什么“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而今懂了，却再也见不到那个少年。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立全

小时候我就很有主意。6岁时，隔壁哥哥去上育红班，我跟着去了，自己找老师报名，领了入学通知书。当我一蹦一跳跑回去把通知书给妈妈看时，妈妈大吃一惊，大为感叹。家里穷，没钱买书包，妈妈用缝纫机将各种碎布组合起来，给我做了书包，并顺便教给我《小儿郎》这首儿歌。“小小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惰，没有学问哦无脸见爹娘。”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十年寒窗。求学路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未有停歇。在上学这件事上，从来没让家长操过心，没让老师生过气。到现在，《小儿郎》这首歌依然在记忆深处回响。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慧贤

小时候我就很有主意。6岁时，隔壁哥哥去上育红班，我跟着去了，自己找老师报名，领了入学通知书。当我一蹦一跳跑回去把通知书给妈妈看时，妈妈大吃一惊，大为感叹。家里穷，没钱买书包，妈妈用缝纫机将各种碎布组合起来，给我做了书包，并顺便教给我《小儿郎》这首儿歌。“小小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惰，没有学问哦无脸见爹娘。”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十年寒窗。求学路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未有停歇。在上学这件事上，从来没让家长操过心，没让老师生过气。到现在，《小儿郎》这首歌依然在记忆深处回响。

任丘市人民法院 王艳静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这首《虫儿飞》还是小时候妈妈唱给我听的呢。听多了，我也学会了哼唱，尤其是不开心的时候，唱着唱着便又笑了。现在，我也习惯唱给女儿听，一听到这首歌，她挥舞着的小手小脚就会安静下来。虽然不知这首歌会陪伴她多久，只希望她能像我一样，记得妈妈唱这首歌时，有爱的样子。

正定县人民法院 张婷婷

晚上下班回家，看见母亲哼着童谣，在哄哭闹的小孙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记得小时候，母亲也总是用这首《小燕子》哄我入睡。望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满头白发的母亲，我问：“妈，我以前也这么调皮吗？”母亲愣了一下，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说：“你小时候可比他调皮多了。”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窦超

母亲

孙建敏

打我记事的时候
家里没有钟表
母亲会掐指神算
总能叫醒熟睡的我
让我填饱肚子上学
一天也没有迟到

打我懂事的时候
家里没有车子
母亲会每日催我
总是帮我穿好衣服
让我跟上大班同学
一次也没有落课

打我会做事的时候
家里没有壮劳力
母亲会递给我农具
总是手把手教我
学做种田的把式
让我自食其力生活
从来没有迁就过

母亲给了生命
多年以后生命之树枝繁叶茂
我才明白
原来母亲把所有的血脉
都缝到了孩子的身上
自己却甘为一片枯叶
不惧叶落归根

（作者单位：平山县人民法院）

人到中年

宗志金

岁月悠悠，时光倏然，不知不觉间，已步入中年。繁忙之余，静下心来，品一杯清茶，让浮躁尽情沉淀，让心灵得以片刻悠闲。这或许是一种奢求、一种渴望，更是一种期许。

人到中年，无须幻想与凝望，需要的是一份宁静与释然。不惑之年，或许早已将世事看穿，不再为名利而轻狂，不再为得失而惆怅，只为享受一份宁静而欣喜。星空下，小溪旁，与仨俩好友促膝而谈，对酒当歌，或许才是惬意。有时，偶尔独处，任思绪随处飘扬，让时光静静流淌，以豁达的心胸看待世界，或许才是释然。

人到中年，无须奔放与伤感，需要的是一份守护与久远。人生就像一场未知的旅行，随处是驿站，处处是风景。有人说，陪伴是长久的告白；也有人说，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人生的旅途需要长久的陪伴，更需要恒久的挂念。人到中年，互致平安，或许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须多言，一句话、一瞬间，足以感动天地。

人到中年，无须洒脱与干练，需要的是一份自信与执着。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经历了太多辛酸与抉择，回忆着那首《我相信》，让我时刻充满自信。或许你已遍体鳞伤，或许你已疲惫不堪，但生活仍将继续，阳光依然闪耀大地，所以，请收起悲伤，坚定你的执着。

人到中年，无须遐想与摸索，需要的是一份无畏与担当。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只有敢于奋斗、勇于担当，才能在艰辛的期盼中重获新生与希望。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更是一个勇于拼搏的时代。人到中年，更要有扬帆远航的气魄与魄力，因为，你已无所顾忌。

人到中年，时光倏然，背负着理想与信念，一路高歌前行……

（作者单位：临城县人民法院）

□ 刘彬

适逢六一儿童节，六年级终于复课了。儿子穿上校服、系上红领巾、戴上口罩，兴高采烈地奔向学校。看着儿子蹦蹦跳跳的身影，我的思绪一下子被带回到自己曾经的童年。

春日，青草在微风的吹拂下，疯了一样铺满土岗和田野。大地苏醒的气息和着草木成长的青涩味道一起酝酿着百花怒放的序曲。小伙伴们在田野、土岗上喊叫着、奔跑着、翻滚着。累了，摊开四肢躺着，嗅着青草的芬芳，草尖扎在脸上痒痒的、麻麻的。快乐的心

情像青草一样没有边际地生长。

夏天，迎着呼呼的风，小伙伴们在看不见边际的雨水中张开双臂奔跑、呐喊，释放心中那团燃烧、跳跃的火。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焦虑，甩甩乌黑浓密的头发，任水珠四溅。在咯咯的笑声中，怀着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盼望着快快长大。

秋季，树林里杨树叶、槐树叶在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黄色的、深绿色的、杂色的，踏上上去沙沙作响。翻几个跟头，嗅一嗅阳光的味道，抱起一堆叶子投向伙伴。粘得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打闹嬉戏的笑声在蓝得化不开的天空中飘荡。

冬天，大雪覆盖了广袤的土地，脚步声吱吱作响。冻得通红的手用力捏着雪球，然后投向伙伴。落在头上、脖子上的雪粒冰凉凉的，口鼻里呼出团团白气，就像蒸汽机一样。踹一脚树干，树枝上毛茸茸的雪挂簇簇落下，小伙伴们头上、衣服上霎时都覆盖上了白色，喊叫声划破清冽的空气。

春夏秋冬，懵懂少年，在希望照耀的路上，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快乐地奔跑、成长。

愿多年以后，心中依旧有希望的火，燃去仆仆风尘，怀着少年时的激情与热爱，一路前行。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伙伴

陆超 摄



（作者单位：兴隆县人民法院）

□ 王金平

玉庆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把铁笊篱，左手剩下的三个指头挑着一个铁筛子，右手提着一个铁筲。他从街里朝东走的时候，碰见了我。

在我们这个地处邢台县浆水镇的小山村里，几乎都是同宗。玉庆小我一个辈分，虽然大我一岁，我还是理直气壮直呼其名。“玉庆，你去干啥？”“我……不干嘛！”他说话有些结巴，说完快步擦过我身边，急匆匆走了。我看他有些反常，便悄悄跟在他身后。

玉庆出了村，沿着朝明坡洼的小路走去。正是春天，路两边地里的麦苗长到腿肚子高了。玉庆走到明坡洼上的石桥，在垄沟边小心地走着。他往河滩上跳的时候，把铁筛子和铁笊篱掉到了地上，弯腰拾它们时，看到了我，我索性走了过去。

玉庆主动招了供——那儿，有一窝虾米。原来星期天不上学，他娘让他给自留地的墩瓜浇水，他来河沟舀水时，听到水洼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才发现一片水草里趴着密密麻麻的一窝虾米。

这一片水洼是在河沟的西侧，比河沟要高一些，水洼周边长满了水草。河沟水多了，则朝这里漫溢。但这里的水实在太浅。村民们担水浇地都在下游的一个水坑里，一般不会来这儿舀。无人问津的水洼，也许最适宜虾米繁衍、生长，它们躲避到不被人们打扰的地方，在水草之间，跳来跳去。

玉庆把铁筲放到一边，握住铁筛子的边沿，把另一边触在水

捞虾米

草的根处，竖着朝前推进。我用铁笊篱对应朝铁筛子里赶。玉庆很快便捞了一铁筛子小虾米，它们在铁筛子里上下跳跃着。趁玉庆在铁筛子里捡小石子和水草的功夫，我提着铁筲跑到河沟，灌了些清水。玉庆将捞上来的小龙虾倒进铁筲里。小龙虾们回到水里，又安详地游来游去。

接着，玉庆第二次下铁筛子、第三次下铁笊篱……围着水洼边转了一圈。我俩的鞋都湿了。为了捞到里边的虾米，我们从一旁搬来一块一块石头搁进水里。玉庆一只脚踩着水洼边，一只脚踩在石头上，铁筛子逐渐朝水洼中间伸去。后来，我俩爽快地把鞋甩到一边，挽起裤腿，光脚踩进水洼，用铁笊篱和铁笊篱细细过了遍。看着小虾米密密麻麻爬满了铁筲，我俩别提有多高兴了。

玉庆给我分了少半盆小虾米。撒点盐用小铁锅炒了，我们一家人着实美餐了一顿。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天，小老二、玉庆、我在村东玩，小老二提出去河里捞虾米，他提着铁笊篱和洗脸盆，从一条石头巷里下到河边。我们在石头底下、在水草里、在河麻衣（水里一种光滑的漂浮物）里找，沿河而下，一直到村东，就捞到两只虾米。我心里清楚为啥这一段河里没虾米——村里的女人们经常在河里洗菜洗衣，鸡也经常光顾，虾米咋能养起来？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窦超